



洗腎與換腎甘苦談

林醫院 / 彭泉光 先生

憶起當年念高中時，因為一場感冒發高燒，被醫生檢查出有血尿與尿蛋白的問題，從此以後便與醫院結緣不斷。從私人的小診所到省立醫院，再到台北市立醫院，最後轉到較學醫院的醫學中心，還是無法挽回我的腎臟功能。一句「IGA」我聽不懂的醫學名詞，就決定我這一生洗腎的命運。民國 78 年 12 月，因為身體極度不舒服，頭暈、嘔吐、口臭、呼吸沉重，當時立即把上班中的太太呼回，搭乘計程車前往長庚醫院急診，還記得當時的血壓是 230/120，BUN：157、CR：17.3，隨即就被送往洗腎室緊急洗腎治療。



初次由醫生中說出必須洗腎時，心情有如掉入萬丈深淵，世界末日到來，心想怎麼會是我？並在痛哭之後積極去尋求中醫、草藥、偏方治療，可惜到目前為止沒聽說有成功的，都在身體不堪負荷的情況下，逼不得已乖乖回醫院接受洗腎治療。

大多數的腎友對於洗腎檢驗報告都懵懵懂懂，也不混深入去了解，只想將一切交給醫生處理，忽略了很多該注意的事項。依我的洗腎經驗，覺得病人應該多了解自己的病情，並隨時與洗腎是醫生溝通，畢竟洗腎室醫師是你最常接觸、最了解你身體狀況的。

腎臟移植(換腎)是尿毒症患者除了洗腎外的另一種治療方式，也是多數腎友有長期排隊等待、夢寐以求的治療方式。只可惜國內器官來源有限，能夠得到換腎治療的腎友並不多。我在民國 78 年 12 月洗腎，民國 80 年 6 月很幸運在林口長庚醫院由朱聖賢主任主刀做腎移植手術。術後，我積極與長庚腎移植聯誼會(現改名為長庚生命之光聯誼會)與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舉辦的器官捐贈宣導活動，同時每年以長庚器官移植病友參加台塑企業運動大會。在換腎之後，因為無須定期至醫院報到洗腎，有較多的時間可彈性運用，重新在為公司所有，多次代表公司出國開會、商討工作上需求，直到 88 年 4 月因腎臟排斥又重回洗腎一族。

在換腎之前，因當時洗腎仍維持在醋酸鹽藥水系統，在經過一年多的洗腎，我變的面黃肌黑、瘦弱、貧血、體力差，每次洗完腎，父母見了我總是唉聲嘆氣的不知如何是好，但這些症狀在換完腎後都消失了，我也可以回到工作崗位上過跟正常人一樣的生活。當然，一些排斥的副作用也相對地發生，高血壓、高膽固醇、手指顫抖、雙腳膝蓋抽動，尤其是睡覺時最為嚴重，鼻息肉、鼻竇炎、咽喉炎也都逐漸發生在我身上。每天除了得服用三種抗排斥藥物外，還必須服用兩種降血壓藥、利尿劑，控制飲食避免膽固醇升高，並定時到耳鼻喉科就診。鼻子在長庚開了兩次刀，在國泰也開了兩次刀，抗排斥藥物也因排斥而越吃越多，可惜最後來是無法挽回移植腎的功能，於換腎八年又四個月後又再次洗腎。

再次洗腎的初期，因移植腎尚存於體內，為防止它再變化，我每天還是服用較少劑量類固醇抗排斥藥以避免排斥發生。很不幸地，因移植腎在體內排斥、發炎，導致我經常腹瀉拉肚子、感冒嘔吐發燒，即使治療後也容易復發，所以我便又挨上一刀由主治醫師將移植腎取出，以減少日後痛苦。

吳麥斯院長一直是我得到尿毒症候，洗腎、換腎、又洗腎的主治醫師，每隔一段時間，我一定會掛他的門診做定期的追蹤，述說我的狀況並給予服藥治療。感謝吳院長讓我了解換腎不是萬靈丹，父母給予你的腎臟都會壞掉，更何況是別人捐贈給你的器官。

換腎後產生的副作用也依個人的體質、配對符合程度而有所不同，有些人在換腎五到十年間因為移植腎慢性排斥而漸漸喪失功能又回到往日的洗腎治療，有些換腎者達十幾二十年，腎臟功能還是維持很好，但是終生服用抗排斥藥物是免不了的。

因為腎臟器官得來不易，換完腎後又須終生服用抗排斥藥物，且因免疫力降低，容易感染其他重症，所以大多數換腎後的病友都不會輕易參與公眾活動。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讓洗腎病友對於洗腎和換腎有所了解，也能讓一些器官捐贈單位對換腎的腎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